



温州

老街

施菲菲 著



浙

53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温州老街

ISBN 978-7-80686-635-1



9 787806 866351 >

定价：35.00元

K925.53

2

温州老街

施菲菲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青松
装帧设计 薛 蔚
责任校对 钱锦生
摄影 陈耀辉 施菲菲
何光德 胡伟生
郑 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老街 / 施菲菲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8.6
(温州乡土文化书系)
ISBN 978-7-80686-635-1

I. 温… II. 施… III. 城市道路—简介—温州市
IV. 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279 号

温州老街

施菲菲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摄影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电话 0571-85170300-61007

传真 0571-8515957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270 1/32

印 张 6.75

印 数 0001-2000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6-635-1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老街断章(序一)

刘旭道

壹

老街悠长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只有老街的雨才会这般细软惆怅,韵味深长,换了别处,便是不像。

老街是诗的连接,秘密暗藏。

一个个牌坊耸然高立,耳熟能详的“紫气东来”赫然其上,或者是更深沉古雅的“志财守朴”,两旁是励志向善的箴言:人家不必论贫富,只有读书便是佳。

转弯处,或是一口寂寂的古井,白发垂髻,列圈而坐,说着陈年烂谷子的“朝廷”。巷口夕阳斜,燕飞寻常家。

一砖一瓦,沧桑历尽;一窗一檐,形制各异;道坦回廊,天井水井,多少故事,缘此而生;题壁图刻,人物花草,“松立雪”“鹿衔花”,各呈美意,欲说还休……

老街,是建筑师眼里巧夺天工的匠心,是史学家眼里即将死去的线索,是小说家眼里情节曲折的章回,是民俗学家眼里源远流长的新鲜。

但作者的本意,不在治史,不在考证,也无意于创作。除了钩沉史实,爬梳旧闻,《温州老街》更多的是对这个空间里当下生态的采访记录,是不带色彩的白描,是用脚写就的活的、流动的、真实的人声物事。

佛家语:活在当下。非要说意义,这便是。

贰

老街如年轮，它是一座城市最深的印痕。

倒推几百年，街道是当时的现代，只是曾经的奢侈，历经时光的雕刻，现今只余下了朴实与纯粹。

时间锐利无比。

如今谈起相去不远的 20 世纪 80 年代，已恍若隔世，硬生生凝为久远的回忆。对于老街，我们所能望见的也只有慢慢逝去的背影。

逝者如斯，平添感慨，最可叹者，是人心的躁动，纵使老街尚在，与其和谐共生的氛围何复存耶？

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边叹息老街的远去，一边又孜孜奔走于水泥钢筋与网线的丛林。在商业化、工业化的盛宴里，人们无法安放一种平静的情感，比如平和、亲切与闲适，迷失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

向着太阳走，未必到达终点，可是在这一路上，我们将会感到温暖无比。

此时，老街被他们相中，幻为自己心的归巢。

叁

认识城市总是从老街开始，沿着街巷，你才可以抵达她的角角落落，聆听这个城市的人与事。

老街窄窄的入口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常常让车马无法入内，大有一任世事喧嚣的准备。可内里纵横自如，可漫步，闲坐，对弈，串门，李家的故事会一直传到张家的床头。

随意走在老街旧巷，一个侧身，可能已岔进另一巷口，但一直走下去，兴许就是一条繁华大道，走出桃源步入纷繁了。

老街里的生活本来是平静而知足的，但因了街外的喧闹而日见不安起来——小巷，改建了或是保留着？故居，拆除了还是修缮着？故事，淡忘了还是流传着？这是老街的爱与哀愁。

老街还能坚守么？

肆

老街之于新路,犹紫檀之于水晶,深灰之于艳红,秋菊之于牡丹,宋版之于近刻。如果说新路是激越澎湃的时尚大片,那么老街是回味无穷的黑白经典。

老街本是从曾经的现代走来的,如今,老街却对“现代”心存恐惧。

城市的设计者也许醉心于自己绘就的宏伟蓝图,可多少人在塑造温州之形貌的时候,无意中伤害了她的神韵。

经济高速发展期,往往也是老街之类文化遗产处境的尴尬期和危险期。因为在市场的诱导下,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市场定价总是容易被轻视与低估。

虽有识之士一再提出,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必须通过大众媒体的参与,通过沟通、宣传和普及活动,让这些价值为所有的相关者所认同和分享。但谁能保证,本书刊载的这些鲜活记录,会否成为老街将来的墓志铭?

对于老街,如读古书,“初视之甚约也,后称相参……其所关涉,已不胜众矣”。我愿相信我们还无力看透。

图文恒久,以鉴将来。

伍

这是第一本专说温州老街的书。施老师本用不着这般劳碌,自教坛退休,衣食丰实,大可逍遥自在,偏在《温州瞭望》杂志奔前忙后,可以说是满心欢喜地自找麻烦。

“温州老街”专栏是杂志原副总编辑胡方松先生牵的头,总编助理方韶毅等同声附议,施老师则是主动请缨,未想渐成气候,跻身社科项目结集出版。

我本对温州衢陌不辨南北,老街情缘并不深厚,然职责所在,增删文句,便日久生情,日益加深。盖出于怀旧之意,施老师几次嘱我序言,自觉受则心虚,辞则礼缺,两难选一,最终迫着自己冒充内行。

世上好多所谓序,大约就是这样的吧。



老街坊 郑家清作品

三十六坊月(序二)

瞿炜

温州的繁荣是从宋朝开始的。虽然温州自东晋建郡以来,就有多位著名人物到这里出任太守,比如谢灵运、王羲之、丘迟等,但直到唐朝,温州的这片土地依旧荒蛮而偏僻,剪发文身的瓯人还热衷于夷歌祭神的巫风。唐朝诗人顾况诗云: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

温州的美丽山水与歌舞巫风,很早就出了名,到唐代,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司空图等,都曾经为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这里奇异的风俗,与中原文明有很多差异的文化特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孟浩然有诗云:“麻宇邻鲛室,人烟接岛夷。”可见那时的温州一定还是很荒凉的,就像一个小渔村而不像一座有着巍巍城楼、人声鼎沸的郡城。直到宋朝,温州才开始繁荣,“三十六坊月”的形成,代表了温州真正开始与中原文明交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她逐渐地造就了带有浓厚

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和性格特征。

蒙古人的铁蹄掠过草原和戈壁,他们就像一股黑色的旋风,征服着世界,他们的锋芒直指多瑙河对岸丰饶的平原和繁华的城市,而那些有着古老传统的帝国,无论是波斯、拜占廷还是强悍的突厥人,都只有接受臣服的命运。而事实上,蒙古人对南方的宋朝帝国更感兴趣。只是在当时的国际风云中,与宋王朝的战争时机并不成熟,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远东北部的契丹人建立的王国辽金。当金兀术南侵时,宋高宗由明州下海,逃奔温州,最初就住在江心寺里。随后的那些宗室勋戚以及文武大臣,便也陆续前往护驾而纷纷退守温州,使这里成为富饶的大后方。金兵在经过劫掠后,终于北去了,当权的大臣们也护着皇帝回到临安,但太庙神主以及那些后宫嫔妃,大都留在了温州。高宗一度下旨,将太庙神主迁往泉州,不过那些外戚和一些宗室贵族以及退休的大官僚,却选择了在温州的定居生活。温州的赵氏,便是濮亲王与商亲王之后裔,赵氏子孙应试登科的很多,在宋朝诗坛上独树一帜的“永嘉四灵”之一赵灵秀就是宋太祖的八世孙,温州从此进入了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飞速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的状况下,宋王朝不得不在温州派驻有威望的贵族官僚为节度使,才可以慑服那些骄横跋扈的皇亲国戚,这些人中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就是秦桧,一次罢相之后,也在温州出任了三年知府。那些在温州养老的官僚就更多了。《永嘉县志》云:“商货云集而物用饶……奇技淫巧之艺作。”温州就在那时,成为歌舞升平的都市,商业尤其发达,因为贵族官僚们带来的就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消费和奢求。

当杨蟠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来到温州出任太守的时候,他内心是充满了壮志的,这位苏东坡的诗友和僚属,将温州城内先前的五十七坊划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但是在我小的时候,三十六坊早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它们的名字。我祖母的故居就在墨池坊内的杨柳巷中,那是我少年时常去的地方,可始终没有见过那高大的牌坊。后来我们家搬到了松台山下九山河畔。那里原有一处三牌坊的旧址,可惜也是只有地名,却无那连绵巍峨的三座像牌坊一样的花岗岩门台了。我常常想象着那些牌坊曾经壮观的样子,我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伤心。父亲时常会在我的要求下讲一些久远的风景与故事,那样的情景是我内心所向往的。三牌坊原是属明朝大学士张璁府邸的,并不在北宋时的三十六坊内。但数百年间的沧海桑田,三十六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吧?

从那时保留至今的坊名,有谢池坊、招贤坊、墨池坊、康乐坊、百里坊、锦春坊、

五马坊、世美坊、扬名坊等。坊名的确立有“揄其胜地”的，如容城、雁池、甘泉、百里；有“溯其善政”的，如棠阴、问政、德政；有“挹其流风”的，如康乐、五马、谢池、墨池，等等。有些还依存于地名中，而大部分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烟里了。每一处坊名的背后都有典故，谢池坊纪念曾在温州任太守的谢灵运，墨池坊则纪念同样曾在温州任太守的王羲之。五马坊至今仍是温州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据说王羲之在温州守郡的时候，“庭列五马，绣鞍金勒”，故名。杨蟠百咏《五马坊》诗这样写道：“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五马坊的民间故事，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妇人，门口铺着五块石板，某日，有客人路过，注视良久，问妇人：“这石板是你的吗？我愿出十万金买它。”妇人一听，以为奇货可居，就故意抬高价格，客人见这妇人狡黠，愤而离去。妇人自此以为这是宝贝，深恐被人覬覦，就雇人将五块石板移入屋中。第二天，那位客人又来了，却不见了石板，以为已经被别人买走了，急问妇人，妇人欣喜地将他迎入屋内，客人一见，顿足而叹：“噫！不值一钱了。你不知道这石板上有五匹骏马，晚间得露水而活，现在你将他们移进了家里，没有了露水，它们一夜之间都死了，这石板还有何用？”不顾而去，妇人懊悔不已。

三牌坊位于明朝嘉靖皇帝的宠臣、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位居首辅的张璁故居的进第大道。张璁是温州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尽管温州在他之前，从北宋以来也出现了好几位首辅大臣，但在温州的百姓中间，唯他最为知名，他的很多故事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事实上，他在中国的正统史书中是没有多少建树的政治家，既无重要著作，亦无可以传诵的政绩，甚至还有奸佞大臣的嫌疑，因为他得以升迁的理由，就是他在政治上所推行的唯一一次震撼朝野的大事，即“议大礼之争”。嘉靖皇帝即位以后，希望作为亲王的父亲能够得到作为皇帝的谥号，众大臣群起反对，甚至有以死相谏的，认为这不成体统。只有张璁一再提议并最终获得成功，因善承帝旨而一再擢升，赐名孚敬，字茂恭，谥文忠。《国朝典故》中说他是：“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於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据说他在任上的时候对来自温州的乡亲格外照顾，也为温州的地方建设做了颇多好事，所以温州人对他，是极为爱戴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张阁老”。这样的称呼直到今天还留在人们的口头。他晚年回到温州，在市区松台山麓建筑了庞大的府邸。清朝孙同元于1888年刻印的《永嘉见闻录》上，有一段对那时张璁府邸的记载：

张文忠公旧第在松台山麓，其旁即为祠堂。余於癸巳冬仲入祠游览，大

有坍塌之虞。谿堂前居中有石像碑，貌极瘦挺，颇有威气，须长过腹，连鬓丛生，执笏侍立，盖此像为陪祀列班时所绘也。附刊世宗御赐诗一章，其和韵诗即刻於碑阴。碑之左有“孚敬”石刻二大字，碑之右有“茂恭”石刻二大字，其名其号俱世宗御书，故一并摹刻上石。第中垣墉剥落，屋宇倾颓，院落尽成街道，所居者皆为张姓，其子孙亦零落无几，不但无出仕之人，并读书者亦复罕闻。第前长池，池前有大石牌坊三，今里俗称其地曰三牌坊，即在山麓，相传系进第大道，今虽荒烟蔓草，迥异昔时，而当时甲第巍峨，气象赫奕，犹可想见其规模也。

这是清朝末年的记载，似乎还可以看到张先生府第当年的巍峨气象，然而不到百年之后，连这样的迹象也已经全无，只是空余一些莫名其妙的地名在那里。人们通过那些街道的名字，还可以想象出当年这座犹如宫殿一般的豪华辉煌的大学士故居。从松台山麓的三牌坊，一直到信河街上的大士门，中间是一条青石铺就的平整宽敞的大道（后来也就成了一条小巷）叫张府基，这条路一直通到石坦巷。从大士门到这里，整整占据了漫长的信河街的一半左右，可以想见当时的规模了。中间还有一条小巷弄，叫妆楼下。少年的时候，我从九山河畔的家里去上学，必定要经过这里，每每对它的名字感到奇怪，后来知道，那是整个府第的后院，大约是女眷们居住的地方吧。其间，还有一座庞大的纺织工厂，我的外祖母年轻时是这里的工人，她曾经对我说，从前的厂房车间有一个神秘的地下室，她们曾经下去看过，里面还有水池喷泉之类的，后来被工厂填埋了。外婆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眼里有了青春的光彩，大约她是想起了少女时的欢乐时光吧。这样的说法现在大概是无法求证了。如今那里经过旧城改造，均已荡然无存了，倘若孙同元旧地重游，他该会有怎样的感慨呢？这一处遗址，连同北宋当年的三十六坊，一起湮没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中了。杨蟠当年有诗赞曰：“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这样的诗意在古代的中国，在古代的温州，是有着浪漫的经验，而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丧失了这样的诗意呢？

目 录

老街断章(序一)	1
三十六坊月(序二)	4
辉煌五马街	1
五里长街解放路	14
墨池坊:城市的备忘录	23
东门第一街	30
鸡鸣岭的故事	40
朔门街风情	48
永宁之韵	63
惜哉,仓桥街	75
古雅依稀上横街	84
诗意清幽庆年坊	94
商气不衰城西街	105
消逝的山前街	115
纱帽河,流动着美丽	124
瞿溪老街	137
“永嘉场”老街——寺前街	151
蒲州老街	163
飞虹明珠——乐清虹桥东街	171
古风古韵龙川街	178
游花坦古街,品人文古韵	189
漫步鼓楼街	194
后记	201



五马街口雕塑

辉煌五马街

五马街东起解放路，西接蝉街，全长400多米。《古今风俗通》中记载：“王逸少（字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鞚之，故永嘉有五马坊焉。”北宋温州知州杨蟠作诗云：“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

王太守的坐骑、杨知州的咏诗无不让人明白：五马街是一条历时许多朝代、出入无数史书的古老名街。一位侨胞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句温州方言，把世界各个角落都变成了五马街——可见五马街在一代又一代温州人的心目中，已成为家乡辉煌的符号、思乡人心灵的港湾。

历史变迁

因王羲之“庭列五马”而得名的五马街几乎与我们这个城市同时诞生,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几多变迁。

北宋绍圣年间,杨蟠在温州任职时,根据地理方位将温州城划分为三十六坊巷,其中就有五马坊,这是温州城市建制史上名立义从的对五马街的一次命名。

到了明代,将坊改为街巷,五马坊改称为五马街,分称五马直街和五马横街。直街指鼓楼街前南北纵向的一段道路;横街大概是现在五马街的规模。

1934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五马街改名为中山街,街面曾经进行拓宽,由原来的6米扩展为12米。

说起新中国成立前的五马街,家住第一桥的孙老太心中还留有一张活地图:五马街东西两端都有河道与桥梁。东首有五马桥,桥下水道由大南门外温瑞塘河流进,经过五马桥,直通朔门,流入瓯江;西首有四



五马街口 大门摄



街心座椅上休息的市民

顾桥,桥下水道也由小南门外温瑞塘河流进,经过四顾桥,注入道前桥边的冰壶潭。

新中国成立后,五马街又恢复原来街名。城市改建一次又一次,“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韵不再,留在今人眼前的是一条大理石铺就的“坦途”。

“文化大革命”时,历史遗迹、古老传说都被看成是“四旧”,五马街改名为红卫路。1982年,又恢复其老名。

“1984年4月,五马街被定为步行街,成为温州市标志性购物步行街。我们社区根据这里居民少商店多、青年多活力强的特点,发挥优势,把‘诚信经营’作为特色,开展创建‘百城万店无假货’一条街活动,经过全社区居民和沿街商家共同努力,1999年3月,被中央宣传部等四个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2000年,五马街的改造得到温州市政府重视,被列入《温州文化升位计划》,同年,改造工程完毕,这条集购物、商贸、文化、娱乐、休闲为一体的老街面貌焕然一新。”五马社区主任介绍五马街的新辉煌时,说得有板有眼。



五马街夜景



街头广告



老外参观温州第一街——五马街



麦当劳前的顾客